

程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一

李

延壽

陳伯之

陳慶之子斯暄

蘭欽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獼皮冠帶刺刀候鄰里稍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為劫盜嘗援面覘人舩舩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常將自隨

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梁武起兵東昏假
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掾尋陽以拒梁
武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為江州刺史子武牙為徐
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
保南湖然後歸附與眾軍俱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
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
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
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
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
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與義傳口語與奪決於主

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緒求與入戴承忠並有舊緒經藏伯
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緒為別駕承忠為記室
參軍河南褚緡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頻造尚書范雲
雲不好絹堅拒之絹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
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
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且復熒惑守
南中詎非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作河南
郡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
朱龍符為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伯之子武
牙時為直閣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

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曰龍符健
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為中從事繕於是日
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
一時機不可失縉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
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武帝敕部內一郡處繕伯之
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
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
以死報使縉詐為蕭寶夤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殺
牲以盟伯之先歆長史以下次第歆縉說伯之今舉大事
宜引人望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

人身不惡可召為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縉為尋
陽太守承忠輔義將軍龍旻付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
起郡兵拒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
籤呂孝通冀元則為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卧左
右仗身皆休息元沖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
之聞叫自率出盪元沖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使還
報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台盱台人徐文安莊興紹張顯
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間道
亡命出江北與子武牙及褚縉俱入魏魏以伯之為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

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
與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乎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
爲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
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
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
受流言沈迷猖蹖以至於此至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
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
談也昔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
疑魏君待之甚舊況將軍無負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

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後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
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
悠悠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
讚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
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豈喪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
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
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
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
猜貳方當係頸蠻貊縣首葦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
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

樹羣鷓鴣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陣豈
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
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
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
蹶角受化唯此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
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摠茲戎重方弔人洛汭伐豳秦
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伯之得書乃
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武牙爲魏人所殺伯之旣至以爲
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未之任復爲驍騎將軍
又爲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縗縗在魏
魏人欲用之魏元會細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
衣不知是兮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
行獵墮馬而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碁
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
親賞從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請
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
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雋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
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
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

南史列傳五十一
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斬
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
慶之假節摠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
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
宮直閣大通元年隸領軍曹惠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
昭等東援前軍至馳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
輕銳戰捷不足爲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口
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
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
西進據濡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苦

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
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
有密敕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
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
獲略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共
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來
降武帝以慶之爲假節驍勇將軍送顥還北顥於渙水即
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鉅縣進遂至睢陽魏將丘
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中攻陷其三
大千乃退時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

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禽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
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
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
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安
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羅據虎
牢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我
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
城壘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
而入遂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魯
守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進赴虎牢爾朱世隆棄城

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
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
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二老生
據虎牢力宣刀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龍蓋降天穆
餘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
曰各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洛
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壯帝單
度河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
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 貧慶之力用慶之
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啓天子更請

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必以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爲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一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軍洛下南人不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勲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等衆號百萬挾魏帝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戰傷殺甚衆宋將退還時有善果

文人劉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一定榮乃爲柘濟自碇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城被禽洛陽復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爲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爲北兗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事會有祿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寵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慶之斬伯寵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圍縣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玄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

南史列傳五十一
城罷義陽鎮兵停水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
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
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景仍進
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雪景乘輜重走是歲豫州飢慶
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
德詔許焉五年卒謚曰武慶之性祇慎每奉詔敕必洗沐
拜受儉素不衣紬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非所便而
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
俞藥藥初為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余
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

安州刺史

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遇疾
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閭事昕聚土畫城指麾分別
异甚竒之慶之在縣瓠魏驍將堯雄子寶樂特為敢勇求
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潰散後為臨川太守太
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
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拔昕為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
渚景已度江為景所禽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
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
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

入武帝大喜敕即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所弗
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
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不從遂見害

少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三公門
沈酒誼誆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
胥翼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
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
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蒲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
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
地下汝欲夭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

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
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
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
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
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
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
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
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
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
驚吾憤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
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
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
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
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
魄不為中止所品久不得調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
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
裹頭袍拂蹠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
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謗陵陵甚病
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

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又尚書表權侍中王瑳金紫光
祿大夫陳襄御史中丞沈堆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
陪侍游宴謂為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語
言下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懸于梁臨之以刃命
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為病而傲弄轉甚
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搏艾為帽加于其首火以焚之然及
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
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輒矯
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敕引暄出
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憤而死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趨捷過人宋末隨父
子雲在洛陽恒於市騙家駝後子雲還南梁天監中以軍
功至冀州刺史欽兼文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
至皆平欽有謀略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善
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封安懷縣男累遷都督梁南秦二
州刺史進爵為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軍改授都督
衡州刺史未及述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珽
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獲略盡魏相安定公
遣致馬二千疋請結鄰好欽百日之中再破魏軍成振鄰
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述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撤兒
弟並禽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公在州有
惠政吏人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後為廣州刺史前刺
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恬權行州事集得即真及聞欽
至嶺厚饋厨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
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
邀景兵敗死之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蓋有
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為幸哉慶之初
同鸞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
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剋捷亦足

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鳩毒唯命也夫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六十二

賀瑒子華弟子琛

朱异

司馬聚

李

延壽

顧協

徐摛子陵儀

陵子儉份陵弟孝允

鮑泉

鮑行鄉行卿弟客卿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
顯伯祖道養工下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
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
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
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

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為儒者宗
矣薦之為國子生舉明經後為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為太
常丞有司舉脩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
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
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
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
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
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
季弟子琛並傳瑒業

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未就文受業

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其義
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脩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為兼太
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敕於永福省為
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為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
常數百人出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帝江陵令王於州
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眾前後
再監南平郡為人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
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為養在荊州歷為郡縣所得俸秩
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子徽美風儀能談吐
深為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而卒季亦明三禮泣中

書黃門郎兼著作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潔坐之聽授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為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

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溉嘆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荅神用頽然溉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廬於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舍人參軍禮事累遷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誼法便即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今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

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閔唯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

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今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爲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

降則成小功其於禮也誠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
我山一後則有傳重並發傳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
服雖降其禮重親雖復舊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
降者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是二等降者有倫服未嫁
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與之義者蓋緣以幼弱
故天喪情深既經喪也姓之異傳重被宗嫌其年幼
事成移略故謂明不與之義也凡厥降服冠嫁
禮皆不冠也
上殤小功又不與之義者蓋緣以幼弱故天喪情深既經喪也姓之異傳重被宗嫌其年幼事成移略故謂明不與之義也凡厥降服冠嫁禮皆不冠也

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揚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

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議加其外散騎常侍舊

尚書有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

性貪嗇多受賕賂家產既豐置工第為宅為有司奏坐免

官後為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三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

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

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理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遷

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時武安高任職者緣飾姦諂深

害時政琛啓陳事條封奏大略其一曰今北邊稽服政是

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

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
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
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
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為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
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
三事曰斗筭之人詭競求進滯之聖術之智微分外之求以
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長變地數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
公平之効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謚無徼倖之患矣其
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乏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
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

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言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
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奏武帝大怒召王書於前口受
敕責琮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每苦
空惚更增惜惑卿珥貂紱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闕茸止
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邊稽服政
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生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
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
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
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
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寤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

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
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
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晏方得就食既常一
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十
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
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
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
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
廢冷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
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琛

奏彩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

大清二年為中軍宣城

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

侍之與至關下求見

僕射三克領軍朱異勸開城

初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

復興送莊嚴寺瘞之明年臺城

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

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為今

年六月琛大夫卒琛所撰三

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注

百餘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司馬裴守元表河內溫人也

祖純之晉大司農高恣敬

王祖讓之貞外常侍父燮善

禮性孝位國子博士娶少

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

國劉瓛為儒者宗嘉善

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助

推重之梁天監初詔通儒

定五禮有舉駁備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制定禮樂聚
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吉人母吉凶禮皆時名儒
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世宗決焉累遷御史中丞十
六年出為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國并石頭戍軍事聚雖
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石問說不限日遷晉安
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文為十卷所撰嘉禮儀
注一百一十二卷

朱异字彦和吳郡錢唐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父
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在數歲所生母亡而之假葬於
日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婦密語之謙之雖小

便哀感如持喪長不昏娶齊永明

羊刃殺幼方詣獄

繫縣令中靈勛表上之齊武帝

義慮相報復乃遣謙

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懌

泮陽門伺殺謙之兄異

之即异父也又刺殺懌有司以

武帝曰此皆是義意不

可聞悉赦之吳興沈顓聞而歎

弟死於孝兄徇於義孝

友之節萃此一門異之字處故

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

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

至吳平今异年數歲外祖

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

非常器當成鄉門戶年十

餘好群聚捕博頗心鄉黨所

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

五館异服膺於博士明山賓

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

徧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弄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某書鄉一時將去可謂不廉比廷尉敕付尚書詳議從之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為揚州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無散逸之想處聞有對賓之万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窟刀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

史兼通雜藝博奕書弄皆今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甚言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也尋上書言建康宜置代旨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曹從一史尋有詔求異能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

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說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曰鄉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偽也帝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遷散騎常侍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

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異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
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
局簿領詔誥請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
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啓求於
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
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
與左丞賀琛遞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
玄圃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藝園器上品而
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
餉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

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暝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
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旣而聲勢所驅薰灼内外產
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魚鮓不輟於
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飴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
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
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
則何敬容內省則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已任异文
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侍异在內省十餘年
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异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
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异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

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于忤天聽太清二年爲中領軍舍人如故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甚悅以語异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异曰此字内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异探帝微旨荅曰聖明御寓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侯敗没帝憂曰今勿作晋家事乎尋而貞

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議以和爲允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异餉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申聞异納其金而不傳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不爲聞奏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始稱反賊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异侍坐乃曰徐思玉

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王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王果出賊啓异大慙賊遂以討异及陸驗為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异等臣歛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等為名耳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祇氣既息誅之未晚帝乃止异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异簡文為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阪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寒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

之金扉陳謀謨之啟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場之為誰並以指异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及异卒武帝悼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負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

齋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初爲揚州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爲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豆侯正德讀正

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人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送喪還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所致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鄉便稱敕喚出於是以協爲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軍兼記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通三年霆擊大航華表然盡建康縣馳啓協以爲非吉祥未即呈聞後帝知之曰霆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

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自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
自為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前示協時輩榮之卒官
無衾以斂為士子所歎武帝悼惜之為舉哀贈散騎常侍
謚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
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
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
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
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
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終身若衣蔬食少時將
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
女猶未他適也

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群
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
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一字士績

憲道宋海陵太守

父超之梁天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摛幼好學及長徧覽
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
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
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
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為侍讀大通初王摠
戎北侵以摛兼寧南將軍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

南史文苑傳卷之二
十七
摘出王入爲皇太子時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摘文體
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摘加
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
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摘商較從橫應荅如響
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
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帝
曰摘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摘欲之乃召摘
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歎爲我臨此郡中大
適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爲政清靜教人禮義勸課農桑
春月風俗便改秩滿爲中庶子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

簡文妃姪女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
引春秋義至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
幣戊寅即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觀簡文
問摘摘議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
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媾令所
以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
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
儀謂應可略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及侯景攻陷臺
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摘獨
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

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搗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搗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長子陵最知名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頽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父攜為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賦_一因坐免_一

之為通直散騎侍郎梁始_一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

為序又令於少傅府述_一所製莊子義太清二年兼通直

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_一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謝

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_一侍來陵即荅曰昔王肅至此為

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_一以鄉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為

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_一侯景入寇陵父攜先在圍城之

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_一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元

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_一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

致書於僕射楊遵彥_一不知_一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為

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_一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明往復致書皆

陵辭也及明入僧辯得誌以大喜以為尚書吏部郎兼掌詔
誥其年陳武帝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承虛
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狂赴約約平武帝釋陵不問以為
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法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秘書監
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為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
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顛為司空以帝弟之
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散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
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
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一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
遣殿中郎引王下殿白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

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其人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
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為書宣示之曰永定之
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如條序府庫空虛力

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代於錢絹義在撫接命
少致令負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言
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甚
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出未論高懷

朱領軍昇亦為鄉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比是天一所以
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日我特不日色范宋上
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对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

顯職不由選也既余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來咸服
時論比之毛玠及宣帝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
帝即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爲尚書左僕射抗表在周
正王勸等帝乃入內殿曰卿何爲固辭而舉人乎陵曰
正舊采曹長史王勸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感若
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及朝議比侵宣帝舉
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
風俗將略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
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
良副也是日昭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

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八七年領國子
祭酒以公事免侍中侯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二年爲中書
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宣帝亦優禮之詔將
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
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爲文示
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是謚
曰章僞侯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
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
貧賈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
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衾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

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其所釋解後主在東宮金陵講大
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在亦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
有青精時人以為聰慧之一相也自陳創業文機軍書及受
禪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者
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官乏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
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
已傳寫成誦遂傳于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
者三十卷陵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報幼而脩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為人
妻之以女梁元帝召為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元帝
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
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
喻旨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
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答懼儉沮眾不
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紇嘗出見儉儉謂曰將軍業已舉
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
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
討紇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為兼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累
遷尋陽內史為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龍衣封建昌
侯入為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

時為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禎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風九歲為書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儀少聰警仕陳位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唐之赭山

煬帝召為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

卒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

勝喪所

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饋粥不

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潘文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

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鄉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

於鄉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為侯景將多從左

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

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

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

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

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後東遊居錢

唐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且

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刻令非

其好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

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後爲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郎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

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閤自然開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祆變皆息時人咸以爲真正所致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盡一年爲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糲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政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之子萬

載位太子洗馬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玄家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為春陵令後為明山賓所薦為太常丞以外兄傳昭為太常依制總服不得相臨改為尚書郎終於湘東王諮議參軍泉美鬚髯善舉止身長八尺性甚懿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為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為通直侍郎常乘高幘車從數十左右織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通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

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大怒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嘿然不繼元帝大怒於是概繫僧辯時人比泉為酈寄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剋元帝乃數泉二十罪為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為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

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
經略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
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鑊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
出令示泉鑊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
罪乃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僧辯色甚不平
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東逼邵
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
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謗陳未嘗用使泉伏牀騎
背爲馬書其名作其姓名由是州府盡相欺侯景密遣將
宋子仙任約裝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捕酒自樂云賊

何由得至旣而傳告者衆始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
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剋敗還乃殺泉於江
夏沉其屍於黃鶴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
血而沉于江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
世時又有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
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上玉璧銘武帝發詔褒賞好韻語
及拜步兵而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校例皆
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
第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並才藝知名俱爲
湘東王五佐正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

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為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
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為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景雜於死
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
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為湘東鎮西府中記室使
蜀不屈於武陵王見害

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
耳於賀瑒賀塚朱异司馬嬰其得之矣而异遂徵寵倖任
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天异之由
禍難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
斯濫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顧協清介足以追蹤古人徐
樹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聰明特達締構與王獻替謀
猷亮直斯在泉本末秀之士每覩荷戈之任非材之責勝
任不亦難乎

西

卷之三

十

